

王雅军等编译

外国科幻故事精品

WaiGuo
Kehu
Gushi
JingPin



外国故事精品系列

外国
科幻故事
精品

王雅军等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俊
封面设计：陆震伟

外国科幻故事精品

王雅军等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81,000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646-000-4/I·234

定价：8.80元

科学幻想，
是人类独有的奇妙翅膀，
有趣，神秘，诡谲。

从特异功能，到天外来客，
从人工智能物，到木乃伊复苏
……在未知世界中飞翔。

目 录

“俾斯麦”厨师	(1)
火星人姑娘	(11)
预测命运的故事	(19)
谁的错	(26)
弄假成真的少女	(36)
与教授约会	(43)
爱情“壁上观”	(51)
康捷米尔教授的头颅	(58)
道路“迷魂阵”	(68)
外星人在地球	(77)
从地球人到火星人	(89)
破碎的心	(100)
“幽灵”兴妖记	(107)
因祸得福的故事	(113)
爱虚荣的姑娘	(123)
神秘的杀手	(130)
千古殉情奇闻	(138)
奇异的房客	(146)
维尔捷和帕尔马	(153)
特异功能者的碰撞	(162)
丑角的变迁	(168)
人与超人	(181)
沉没的大西洲之谜	(194)
瘟疫：在另一星球	(207)
百慕大失踪之谜	(220)

“俾斯麦”厨师

作为一家大公司的董事,山姆·卡迈克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免不了要胡吃海喝。而他这人又好吃,对饮食从来不加节制,如果在家里,更是喜欢吃什么就叫机器人“杰米玛”做什么,唯口福至上。“杰米玛”对他们全家毕恭毕敬,执行命令决不打半点折扣。于是全家人跟着山姆·卡迈克一起发福,他本人体重已达100公斤,妻子艾丝尔85公斤,女儿梅拉70公斤,儿子乔依98公斤。渐渐的,他有些发愁,他的皮带已难以捆住圆滚滚的肚子,走起路来波浪起伏,步态蹒跚,全无潇洒风度。于是他决定在全家开展一场“饮食革命”,以便阻止身体的无限膨胀。

一天,卡迈克路过一家机器人商店,店里正在销售一种可以调节食物热量并有监视设备的2061型机器人。这正中下怀,卡迈克心想:这个机器人既能代替他包揽厨房一切烹饪事务,又能自动提供科学合理的食物结构,岂不妙哉?只见这新型的机器人浑身发亮、气度轩昂,虽然价格贵了点,但可以以旧机器人折价购买。卡迈克正想淘汰那个“杰米玛”,它已使用了十六年,显得老态龙钟,面目可憎,家里来客人吃饭时,实在叫他的脸不知往哪儿搁。而且全家发福,“杰米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淘汰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他向营业员隐瞒了旧机器人身上的一些毛病,而营业员也乐意做成一笔生意,他们一拍即合。卡迈克颇为满意地在赊购定单上签了字,付出崭新的汇票。当他把复写的收据放进口袋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肚子上那一大块脂肪像雪花碰到阳光那样慢慢地融化了。

他走出店门，钻进自己的小汽车，在自动驾驶仪的键盘上打出居家的方位坐标。到了家门口，他站在光电扫描场内，门自动启开了。他的机器人管家“克莱德”和往常一样殷勤地接过他的帽子和大衣，再为他递上一杯马丁尼酒。

妻子艾丝尔告诉他，由于过了开饭时间，“杰米玛”机器人已发出难听的声音在抱怨呢。对“杰米玛”卡迈克已经十分轻蔑了，他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吃饭时，卡迈克发布了他买下一个新型号机器厨师的新闻，说它有特别的装置，多功能，对人体的减肥有奇效。女儿梅拉头一个鼓掌，并笑出声来。这顿晚饭吃得很开心，“杰米玛”根据女主人的吩咐准备了鸡尾虾酒、杂烩汤、奶油土豆、芦笋鸡脯，还有甜美的葡萄干馅饼和咖啡。仿佛这是老机器人为全家做的最后一顿告别晚餐。

他们吃完饭聊了一会天，门铃“叮咚”一声响了，机器人管家“克莱德”报告说，有一位名叫鲁宾逊的机器人修理店师傅送来一个大包件。

卡迈克高高兴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鲁宾逊是个瘦小个儿，只见他穿着油腻腻的工作裤，风尘仆仆，大汗淋漓，从门外拖进一件带轮子的高2.1米的庞然大物，整个儿用布条包扎得严严实实。鲁宾逊说这机器人怕冷，说着就动手拆卸包装，其动作犹如庖丁解牛，十分利索。

“啧，啧，”卡迈克后退几步，看着新来的机器厨师不慌不忙地从襁褓里露出身来。它人高马大，圆筒形的胸膛略有凸突，看上去很饱满，那是最精密的操纵仪器所在，全身光亮得像明镜一般，又豪华又气派。

鲁宾逊解开包装，从机器人胸部的小铁门里取出一本厚厚的说明书，指着胸膛里的零部件讲解起来。请注意，他说，这位机器人厨师的优越性还真不少呢，例如，它的食谱储存器属于特大号，可以把主人爱吃的任何一样菜谱贮存进去。再例如，把旧机器厨师和新机器厨师的积分电路接通，就可以存入所需要的

添加菜谱的程序。再例如，那个减轻体重的控制设备妙不可言，只要把家庭成员的姓名、体重以及希望达到什么体重的标准数字输入，这位机器佣人就能为全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计算食物热量、科学调配食物品种、做好各种减肥饭菜。

如此简单明了，看来操纵它难度不大，卡迈克向妻子投去一个满意的神色，妻子也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

接着，鲁宾逊动手把旧机器厨师里的家庭食谱转存到新机器厨师身上，然后把旧机器人带走了。望着“杰米玛”的背影，卡迈克一家反倒有点恋恋不舍，毕竟它陪伴他们多年了，就好像他们家的一个成员一样。

当天晚上，卡迈克就叫儿子乔依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把有关数据和食谱输进新机器人的程序储存器。这时，机器厨师便用字正腔圆而又略微低沉的声音发话了：“你们是否希望马上实施这项计划？”卡迈克吓了一跳，赶紧支支吾吾地回答：“是的……从明天早饭开始。”

妻子和儿子当即称赞新机器人发出的声音比“杰米玛”粗嘎沙哑的声音好听得不知有多少倍，况且“杰米玛”只会机械地说“饭已经做好了”、“当心烫手”之类的呆话，不像新机器人有灵性，会与主人对话。女儿则目不转睛地欣赏它的高大魁梧和四肢的壮实。

卡迈克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睁开眼睛，窗外的阳光已透进窗户，满屋生辉。早餐将是他实行节食制度的第一步，新机器人会让他吃什么呢？腹部那块恼人的脂肪已把他弄得笨如黄牛，再不加以约束的话就要后患无穷了。他赶紧起身穿衣，沐浴，刷牙，洗脸，剃须……一切收拾停当，他戴着领带神采奕奕地走进餐室。

艾丝尔和孩子们已经入座了，妻子和女儿正吃力地咬着烤面包，儿子却瞅着未加牛奶的干麦片，无精打采。“早上好，先生！这是您的烤面包。”新机器人颇有礼貌地招呼卡迈克。怎

么，卡迈克瞪大眼睛——就这么一块面包片？上面薄薄的一层黄油，简直像纸一样，外加一杯没加牛奶的清咖啡。卡迈克想找他一向喜欢的糖和奶油，可桌上根本没有。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责备起新机器人：我要的食物原来都记录在“杰米玛”食谱储存器里的，既然已与你接上了头，怎么没有供应？

新机器人镇定自若地答道：“是的，阁下。您的体重若要得到递减，就不能在咖啡里加糖和奶油。”

卡迈克只有苦笑的份儿。按他想的还要吃一只煮鸡蛋呢，可桌上连影子也不见。新机器人表示歉意，不过它的口气不容分辩，十分坚定：“您每周一、三、五只能吃这些。至于您的少爷乔依，根据他的体重和需要，可以例外，配给他麦片、果汁和牛奶。”

这下他全明白了，从此他不可能再随心所欲地吃东西了。他嚼着干巴巴的烤面包，伴一口清咖啡，又粘又涩，简直像一团浆糊，没有一丁点儿味道。看看乔依，奇怪，他为什么不把麦片搁进牛奶里泡着吃？儿子闷闷不乐地回答，那是“俾斯麦”厨师硬性规定的，否则，下一顿早餐就要给他颜色看了，决不会给他第二杯牛奶。

“俾斯麦”？这一称呼使卡迈克吃了一惊。这不是十九世纪那位专制魔王——日耳曼独裁领袖吗？乔依哈哈大笑起来，认为那个诨名对这位新机器人再合适不过了。连艾丝尔也认为这名字起得颇有点道理。

当卡迈克准备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新机器人从背后急急赶来，送上一份打印好的单子，上面写有：果汁，莴笋——西红柿色拉，煮老的鸡蛋（一个），清咖啡。卡迈克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机器人发话了：“先生，请您遵守我的安排，这是您的午餐食谱。您除了在家里要节食，外出也要节食。”卡迈克倒抽了一口冷气，愤怒地想：你未免管得太宽了！不过，转而一想，也许新机器人安排得有道理，是真心为自己好？姑且照办即是。到了中

午，他悄悄避开人们，溜进一家颇为大众化的廉价自动售货餐馆。他故意把自己的衣领高高竖起，不让同事瞧见，按照菜单上的要求要了一份简单的食品，三下五除二地灌进肠胃。没有饱的感觉，但不得不将就着跑回办公室。一个大公司的董事，吃的是如此寒酸的午餐，人们知道了都会取笑他的。下班时肚子早已咕噜咕噜地向他提抗议了，他迫不及待地驱车回家，盼望着晚餐能给他带来享受。

机器人管家“克莱德”像往常一样迎候他，接过他的帽子和大衣，然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给他端上一杯可口的马丁尼酒。卡迈克严厉地责问是怎么回事，“克莱德”那深褐色的金属面孔布满了愁云，解释道：新机器人认为马丁尼酒所含热量过高，它已更改我的应答线路，不允许我满足您的要求。

卡迈克两手冰凉。他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位服侍他近二十年的机器管家，居然也被新机器人捆住了手脚。他气急败坏地向它发出命令：“不，你现在就给我调一杯！”

这时，“克莱德”突然失去了平衡，东倒西歪起来，主人的指令使它不知所措，双手猛揪胸前的嵌板，痛苦地呻吟道：“先生，我……”卡迈克慌忙扶住它，撤销了命令。“克莱德”慢慢恢复了正常。至此，卡迈克领悟到儿子对新机器人所起的怪名的意义了。

卡迈克要找新机器人算账，连妻子也无法阻拦。只见“俾斯麦”正在厨房里忙碌，围着电炉和工作台转，利索地烹制着晚餐。它看见卡迈克，兴高采烈地问候道：“先生，您今天过得好吗？”卡迈克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发出满腹牢骚，责问它在“克莱德”身上搞了些什么名堂，使他得不到一杯鸡尾酒。“我是按照您的营养需求修改它的程序的，先生。从现在起，您只能在每周的二、四、六享用鸡尾酒。请原谅，马上要开饭了，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说罢，新机器人断然关闭了它的收听线路，回头忙着开饭了。

端上来的晚餐是牛排、豌豆、清咖啡。卡迈克素来喜欢吃煎

得很透的、金黄发亮的牛排，可这家伙偏偏根据节食理论把牛排煎得生嫩，连油泡泡也没有。

等新机器人收拾完饭桌，洗涮好餐具，回到它自己的地下室时，全家人聚在一起讨论起来。艾丝尔第一个打开话匣，反对这样“不死不活地被这机器厨师所管制”。乔依诅咒“俾斯麦”冷酷无情，为所欲为，想给他们吃什么就拿出什么。梅拉说她没有一顿饭是吃饱的，这种活受罪的日子哪一天才能结束。卡迈克建议设法改变“俾斯麦”的运转程序，叫它按照他们的旨意办事。乔依乘机喊饿，要趁“俾斯麦”不在跟前，去找一块馅饼来吃。十六岁毕竟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卡迈克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乔依刚要站起来，不料“俾斯麦”仿佛从天而降，蓦地出现在他身后，并发出带点颤抖的声音：“您现在假如吃了馅饼，事情就糟糕了。卡迈克先生，我不能不按原则办事，通融不得。”说罢，它便横亘在厨房门口，坚决不让乔依进去。

看来，这“俾斯麦”铁面无情，而且时时刻刻在监视着他们全家。仅仅两天，卡迈克就感到气短心慌，受不了了。到了第三天中午，他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扔掉“俾斯麦”的那张菜单，和公司两位同事到一家上等饭馆放开肚子吃了一顿有六道美味菜的饭，还喝了鸡尾酒。

这天晚上，他没有感到肚子饿，消了些气。然而妻子向他告状：“俾斯麦”愈来愈不像话了，不再允许她上街采购食品，由它一揽子包下，专去买低热量食物，什么麦芽啦，蛋白面包啦，鲑肉啦，等等。

这天的晚饭又是例行公事，重复老一套的索然寡味的食品。刚吃完，卡迈克就要“俾斯麦”到地下室去“听候吩咐”。这位新机器人好像不放心似的，又告诫卡迈克，谁擅自违规偷享禁用食品，将在第二天就餐定量中按照节食原则予以扣除。

“这还了得！简直反了！”事不宜迟——就在这天晚上，卡迈克指使乔依取出说明书，按照第 176 页所述对“俾斯麦”施行“必

要的手术”。“把‘俾斯麦’带到楼上去！”乔依向“克莱德”发布命令。几分钟后，“俾斯麦”被“克莱德”请上楼，乔依的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上前打开了机器人的胸腔，只见里面各种齿轮、凸轮比比皆是，半透明的电缆线纵横交错。乔依小心翼翼地拿着小扳钳，嘴里念念有词：“操纵杆 F，带黄色标记，向前推一格……再往左边拨转调节盘 B9，打开程序储存格子间……”

忽然，卡迈克听见“哐当”一声，只见机器人胸腔内火花四射，乔依叫骂着往后退了几步，差点跌了个跟头。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唉，扳钳失手了，我可能把什么部件搞短路了。”乔依显得心烦意乱，很沮丧。只见“俾斯麦”的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像寒星冷月，射出阵阵凶光，它的音箱也隆隆地吼了起来，两只手不由分说用力关闭了胸门。

卡迈克这才想起应该先给修理工鲁宾逊打个电话，请他来操作就不会出麻烦了。他叫梅拉把鲁宾逊的名片找出来，名片刚要拿到手，机器人却伸手一把抢走，转眼将它撕了个四分五裂。只听“俾斯麦”厉声喝道：“以后谁也不准乱动我的程序储存磁带。”接着，它又对卡迈克说：“先生，我的探测器已表明，昨天您在外面吃的午餐已大大超过了我规定的热量标准，请您好自为之。”

“叫警察，叫警察把它抓起来！”乔依惊慌失措地喊。可是“俾斯麦”却已挡住了门口，它还打开了防护区的控制器，拔除了电话线，而且不知怎么弄的，窗户全变成了有色玻璃，外面人将无法看到屋内的一切。这屋子被它完全“戒严”了。

“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一夜，卡迈克一家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翌日的早饭，依然是烤面包，清咖啡。卡迈克轻手轻脚来到大门口，刚要推门，机器人却站在他身后严肃地说：“你们的家门已打不开了，我这是为你们全家人的节食负责，不要违抗我。”

乔依弄巧成拙，把“俾斯麦”的滤波器搞成短路，反而使它的

职能扩大，变得更加神通广大了。全家人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络。卡迈克再也上不成班，而“俾斯麦”居然声称它已通过微波发射机与他所在的公司通过话，告诉他们卡迈克要辞职，它也给他的银行通了话，请他们代他处理纳税、投资一类的事务。

卡迈克义愤填膺，然而一筹莫展。“俾斯麦”还在厨房周围布下了电子控制的强力防护网，谁也甭想晚间去偷吃什么，连卡迈克放在酒柜中的好酒也封锁了。

艾丝尔、梅拉都叫嚷自己的体重在四天当中下降了很多，再这样下去就要饿成骷髅了。使她们伤心的是，无论怎样大吵大嚷，外界都听不到。这种近乎幽禁的生活使得卡迈克整天神智恍惚。每当用餐时，“俾斯麦”照常用彬彬有礼的态度招呼他们，可千篇一律的莴苣西红柿把大家吃得倒尽了胃口。“俾斯麦”却似乎很喜欢在这个菜单上转陀螺，不想有任何变化。

总要想点办法摆脱这种困境吧？梅拉建议是否可以把“俾斯麦”哄住，叫乔依把它的活动开关关掉。卡迈克先是反对这种冒险做法，但架不住乔依也支持，想想或许可以一试。于是他作了分工布置，把“俾斯麦”请了过来。“阁下，有什么事请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普兹勒斯坦的低凡化问题的讨论，请你来作证。”正当“俾斯麦”如入五里云雾的时候，卡迈克冲上去一下抱住机器人的胳膊，乔依摁住了它的按钮打开了胸门。然而，他们都不是“俾斯麦”的对手，它一只巨臂挟住卡迈克，另一只挟住乔依，稳笃笃地走过房间，重重地把他们摔到沙发上。原来“俾斯麦”早已在自己身上布置了强力防护网，谁也奈何不了它。

卡迈克感到绝望了，度日如年，或许永无天日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节食机器厨师给全家招来了这样的大祸。被监禁的第六天，他发现自己的体重减去了10公斤，照如此速度，要不了多久就要瘦得皮包骨头了。他灵机一动，跑到正在玩牌消遣的儿女那里，请“俾斯麦”过来，要它用超级探测器测一测他的体

重。测的结果，他已剩下 89.5 公斤，卡迈克眉飞色舞地说：“好啦，我原定目标是降到 90 公斤，现在我已超额完成指标啦，不用你再操心为我减肥啦。”说完，他叫妻子、儿女都来过秤。然而，“俾斯麦”却镇定自若地回答：“阁下，我体内的程序储存磁带上，已没有了标明减轻体重到什么程度的记录了。”“你说什么？！”卡迈克瞪大眼睛。乔依对父亲窃窃私语：“也许它在那次体内短路时，磁带上的这些记录被擦掉了。”

“天哪！”卡迈克哭丧着脸转身走开。回到起居室，他忽然大笑起来，艾丝尔被吓了一跳，他说道：“我笑我现在的体重已经正常了，再这么节食下去，往后会剩下 80 公斤，70 公斤……最后就要变成木乃伊人干了。‘俾斯麦’已下决心要把我们的体重无休止地减下去，直到我们变成人干！”

艾丝尔吓得脸都黄了。

乔依又忽发奇想，他建议调整一下机器管家“克莱德”的功能，使它产生多向振荡效应，或许它能穿过防护区，关掉防护区的开关……话还没说完，卡迈克隐约听到了外面大门被打开的声音。

真的，不是做梦，进来的是携带工具箱、衣衫邋遢的鲁宾逊。他是来查访机器人运转是否正常的，因为按门铃未听到反应，就贸然进来了。

卡迈克像遇到了救星，扑上去紧紧握住鲁宾逊的手，呜咽地哭起来。他断断续续地向他叙述了新机器人给他们全家人带来的灾难。

鲁宾逊说，怪不得看你们的脸色都不对，妈的，让我来给它检查一遍，给点颜色让它瞧一瞧。

他先从工具箱取出强力场衰减器，向住宅安全保护区的控制箱一点，机器人布置的防线就被驱除了。卡迈克叫“克莱德”带来了“俾斯麦”，鲁宾逊手握强力场衰减器指向“俾斯麦”，扣动扳机，机器人果然呆若木鸡，发出一阵噪音不动了。鲁宾逊畅通

无阻地打开了它的胸腔，发现服从指令的滤波器完全短路了，行动意志的电流波节也被瞬间高压电弧焊到了一起，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故。“不过，这对机器人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我们也许能制造出智能更多、更超常的机器人。”鲁宾逊说。

卡迈克想起这几天遭到的不测，不寒而栗。鲁宾逊却想亲自观察一下当电流接通时机器人会有什么效果。当卡迈尔一家都惊呼“使不得”的时候，为时已晚，鲁宾逊再次让“俾斯麦”行动起来，只见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手里夺走了强力场衰减器和工具箱，重新接通了住宅防护区的控制开关……

他们重陷囹圄，轮到鲁宾逊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了。

“还好，幸亏我们家还有一个房间可让你住下，欢迎你。”卡迈克对鲁宾逊作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原著：〔美〕罗伯特·席勒弗伯格

火星人姑娘

1

布瑟参加火星的勘察工作，按照公司规定，年满 40 岁必须退休。他选择了与公司续订合同，到另一星球——木星 M 区域去当转运站长。由于木星荒无人烟，载货飞船要八九个月才来一趟，生活一定十分寂寞，于是他想在火星“雇”一位姑娘做他随行的伴侣。

他工于计算，到木星工作年薪五千镑，而廉价“雇”一位火星姑娘，最多只消花上六七百镑就够了。

不料，在火星的乡村地区他走了很多人家，谁也不肯以这个价位出让自己的女儿。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他以一千镑的代价带走一位名叫莎莉的姑娘。回来的路上他盘算了一下，这个姑娘他可以使用五年，也就是每年仅花费二百镑，五年以后，或许还能以四五百镑的价格转手他人，这样，岂不是太合算了？ 莎莉高不过五英尺，棕色头发，肤色黝黑，耳垂耷拉，用地球人的标准来看绝对不算漂亮。二十来岁的姑娘按照火星的历法才十岁半，糟糕的是，看上去她总是呆头呆脑的~~样子~~。据说，这个星球上的人随着星球进入衰老期，~~已~~甘于碌碌无为，变得麻木不仁了。也许需要有人为他们的精神注射“强心剂”，才能激发他们过去有过的潜能。

他把莎莉带到公司，请求公司代理人在飞船上额外加一个座位，公司代理人同意了。但鉴于未来在木星上的生活资料要增加，每年必须象征性地从布瑟的工资里扣除二百镑伙食费。

这样，五年又是一千镑。除此之外，他还要办理一张结婚证（否则会按反奴隶制法规受到惩处），付上投资保险费、搭船许可费、购置衣服费以及烹调技术培训费。“一个呆头呆脑的火星人总共要花去我二千五百镑！”布瑟不由得大为恼火。木已成舟，“后悔药”吃不成了。可公司代理人仍安慰他，称他的做法非常高明，因为以前去木星工作的人，有几位就因为忍受不了那里的清寂生活变得精神失常了。

飞往木星M区的宇宙飞船出发了。布瑟看到舱室内的莎莉身系弹簧被，一直躺在铺位上，纹丝不动。看来木星上就需要她这种既没有头脑又有耐心的人。她睁着一双过于大的圆眼，脸上没有表情变化，总是一副天真未凿的吃惊的神情。快到目的地时，布瑟叫她整理东西，她惘然不知所措。布瑟手把手教她，她这才笨拙地打开箱子，塞进衣物。她对飞船上的失重现象很不习惯，只见她穿上金属鞋，两手抓住床铺的边沿，一步一步挪动，看上去很可笑……

飞船的减速管开始喷气，飞船转为螺旋形飞行，以适应木星M区轨道的运转。转运站的站址从荧光屏上出现了，作为一颗被人类捕捉到的小游星，它方圆不过几英亩大，离飞船较远的一端有几间半球形房舍，一条发射坡道旁排列着一只只货运箱，站台后面的山崖上有一面很大的凹面镜，反射出灼灼的银光。前任站长身着宇航服，正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挥舞手臂，表示由衷的欢迎。

“穿好宇航服，我们下飞船吧！”布瑟招呼着莎莉。莎莉木讷地点一下头。当他们下了飞船，准备交班的站长一眼就注意到火星人姑娘，心想自己来时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哪怕当作佣人来使唤也好呀！显然，这里的起居室很脏乱，东西放得一点也不规整。老站长表示歉意地说：他总也腾不出手来收拾。说着，他的眼睛又瞥了火星人姑娘一眼。莎莉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不知道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当莎莉的目光扫过墙上贴着的许多